

上

台湾 ◎ 高阳 || 著

粉墨春秋

粉墨跳梁机关尽，春秋铁笔终无情。
桑田沧海何多变，高阳巨笔演古今。
有井水处有金庸，有村镇处有高阳。



高阳作品系列

粉墨春秋

(上)

高阳作品系列

粉墨春秋
（下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粉墨春秋 / 高阳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1998.8**

ISBN 7-5057-1479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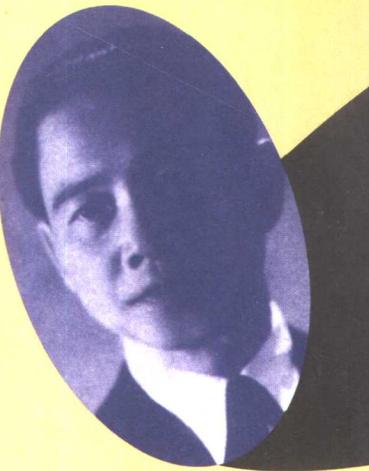
**I. 粉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**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12416号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粉墨春秋 (上、下) |
| 作者 | 台湾 高阳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|
| 规格 |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5.75 印张 600000字 |
| 版次 | 1999年1月第1版 |
| 印次 |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印数 | 1—5000册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1479-1 / K · 123 |
| 定价 | 42.00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 |
| | 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8-0292 |

责任编辑组

吴昌荣
胡大慶



● ● ● 粉墨跳梁机关尽，春秋铁笔终无情
桑田沧海何多变，高阳巨笔演古今
有井水处有金庸，有村镇处有高阳
○ ○ ○

装 帧 设 计

杨 文 煜

上

粉墨跳梁机关尽，春秋铁笔终无情。
桑田沧海何多变，高阳巨笔演古今。
有井水处有金庸，有村镇处有高阳。



粉墨春秋



粉墨春秋

● ● 粉墨跳梁机关尽，春秋铁笔终无情。
桑田沧海何多变，高阳巨笔演古今。
● 有井水处有金庸，有村镇处有高阳。

下

ISBN 7-5057-1479-1

9 787505 714793 >

ISBN 7-5057-1479-1 / k · 123
定价：42.00元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误中副车 | (1) |
| 二、迷途未远 | (6) |
| 三、殊途同归 | (46) |
| 四、组班邀角 | (67) |
| 五、优孟衣冠 | (94) |
| 六、时势英雄 | (109) |
| 七、壁垒分明 | (128) |
| 八、红粉金戈 | (133) |
| 九、自误平生 | (155) |
| 十、伦常惨剧 | (166) |
| 十一、醋海波澜 | (177) |
| 十二、冤冤相报 | (195) |
| 十三、为虎作伥 | (210) |
| 十四、玉垒浮云 | (226) |
| 十五、明珠失色 | (241) |
| 十六、命中注定 | (266) |
| 十七、名流星散 | (276) |
| 十八、同命鸳鸯 | (291) |
| 十九、瞒天过海 | (296) |
| 二十、金井梧桐 | (311) |
| 二十一、迴风小舞 | (324) |
| 二十二、亦敌亦友 | (33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三、“满洲”真相 | (345) |
| 二十四、客中惊艳 | (386) |
| 二十五、扶倾济危 | (403) |
| 二十六、春梦无痕 | (414) |
| 二十七、新知话旧 | (437) |
| 二十八、美机东来 | (472) |
| 二十九、大海冤魂 | (485) |
| 三十、力争上游 | (498) |
| 三十一、危机暗伏 | (515) |
| 三十二、另开新局 | (531) |
| 三十三、侠林恩怨 | (543) |
| 三十四、黑狱探秘 | (560) |
| 三十五、御倭妙着 | (586) |
| 三十六、大限将至 | (604) |
| 三十七、其言也哀 | (622) |
| 三十八、春申三老 | (629) |
| 三十九、燕京锄奸 | (643) |
| 四十、东京末日 | (666) |
| 四十一、祸溯从头 | (681) |
| 四十二、长沙浩劫 | (690) |
| 四十三、进退维谷 | (703) |
| 四十四、落花落叶 | (715) |
| 四十五、卿本佳人 | (731) |
| 四十六、全面求知 | (753) |
| 四十七、众叛亲离 | (779) |
| 四十八、曲终人散 | (803) |

1 误中副车

王鲁翘河内制裁汪精卫；曾仲鸣有意替死。

河内高朗街 27 号，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三层楼洋房。经过多日的观察，内部的结构，大致都明了了；扶梯在中间，每一层分隔成四个房间，底层前面是两个车房，后面当然是下人的卧室；二楼靠南两间似乎是客厅与饭厅，靠北两间的卧室，不关重要；重要人物都住在三楼。

已经可以确定，汪精卫夫妇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间，望远镜中显示，只有这一间是新置的家具，汪精卫用来作为卧室兼私人的客厅，在小圆桌旁的沙发上，不但常常出现汪精卫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鸣，还有周佛海、高宗武，以及谷正鼎。

现任天水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谷正鼎，是蒋委员长的特使，衔命带着护照去劝汪精卫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卫的“和平运动”，远游欧洲。他之所以膺选此一任务，唯一的原因是他与他的胞兄谷正伦，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。汪精卫之于上年 12 月 18，由重庆出走，经昆明转赴河内，发表响应“近卫三原则”的“艳电”，汪系的大将顾孟余、陈公博与改组派的要角，无不表示反对。所以谷正鼎的河内之行，除了传达蒋介石的劝告以外，还可以“自己人”的身分，痛陈“团体”一致的规谏，可是，他的任务看来是失败了。

汪精卫发了许多牢骚，也颇有愤激之言；看样子并不觉得罗斯福致电蒋介石，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所受痛苦，表示非常的

同情；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予中国信用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，与中英信用借款谈判成功，抗战正显露转机之时，与敌谋和是伤害了国家。

不过，汪精卫虽是失败主义者，却并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动；到法国去闲住一些时候，等中国被日本打败，回来收拾残局，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权，不失为长策。无奈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以为然。

“汪精卫怕老婆是有名的，而这个老太婆对领袖又有极深的成见，我只谈一件事情就好了。”

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者之一的郑介民，谈到四年前的一段往事——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，汪精卫被刺受伤；蒋介石特地来慰问时，陈璧君居然会这样说：“蒋先生，用不着这样做的！有话可以慢慢商量，何必如此？”弦外之音，非常清楚，蒋介石自然很不高兴，当场下令，限期十日破案。

“案子破了没有呢？”有人问。

“当然破了。”

但是案情始终没有公布，只知道凶手叫孙凤鸣，以通讯社记者的资格，混入会场；当场被捕以后，不久伤重毙命。“他总有幕后人物吧？是谁？有人说他是刘芦隐，是吗？”

“当时没有公布，总有不便公布的理由；反正陈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话是错了。”郑介民急转直下地说：“言归正传，情况已经充分了解。陈公博说过，汪精卫非陈璧君不能成事；但没有陈璧君亦不致败事。他由重庆出走，是陈璧君所全力主张；现在又反对汪精卫远游欧洲，这一来，汪精卫将为敌人利用，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。我们打个电报回去请示。”

由重庆来的回电是，决定制裁。于是郑介民作了一个决定，

将制裁的日期定在 3 月 21 日的深夜，或者说是 3 月 22 日的凌晨；那天是阴历二月初一，没有月亮。

然后是派定执行人员，主要人物只有两个，一个“老何”，四川人，生得矮小瘦弱，毫不起眼，却是个传奇人物。据说他犯案被逮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时，每每半夜里人影杳然，及至到了天亮点名，又好好在“笼子”里，不承认有中宵失踪之事。看守觉得他无可理喻，索性替他加上手铐；谁知午夜查看，只见手铐不见人。于是彻底追问，才知道老何身怀绝技；问他半夜里脱走去干什么？他坦然承认，是到夫子庙状元境的小客栈里去找姑娘。原来他生具异禀，没有一夜不需要的。这样的奇材异能之士，戴笠跟郑介民自然不会放过。不过供养这么一个“宝贝”，也很麻烦，由重庆到香港，由香港到河内，他一路找女人，大家深怕事机不密，走漏了消息，一直在提心吊胆。如今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”，过了 3 月 21 日，可以松口气了。

另一个是山东人，生得短小精悍；若论枪法，不愧齐鲁翘楚——他的名字就叫王鲁翹，本来是戴笠公馆中的警卫。有一天戴笠回家，只见客厅中杂乱无章；他是很讲究边幅的人，自然生气，回头向王鲁翹大声说道：“你看，脏得这个样子！把痰盂去倒倒。”

王鲁翹平静地答说：“我不是倒痰盂的人。”

“你去不去倒？”戴笠吼道：“不去倒就给我滚！”

王鲁翹一言不发，解下手枪，轻轻放在桌上，转身便走。最善于观人于微的戴笠，满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。

“鲁翹！”他抢上两步，抓住王鲁翹的手臂，“我错了！你不是倒痰盂的人。”

从此，戴笠对他另眼相看。王鲁翹感于知遇，格外忠于职守，真个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过，这回调他来担当制裁的重

任,因为他的枪法奇准,还在其次;主要的是,现场工作人员中,只有他接近过汪精卫,听得出汪精卫的声音。

3月21午夜过后,以王鲁翘为首行动小组要出发了,郑介民特为告诫:“只制裁汪精卫一个人。夫妇同房,误伤陈璧君是可以原谅的;此外不准多死一个人!”

接受了最后的指示,老何像一头猫似地消失在黑暗中。他从高朗街27号后面,翻墙入内,打开了前门,任务即告终。以下是王鲁翘等人的事了。

这时是凌晨二时,高朗街僻处市区之外,格外来得静谧。底层下房中的厨子一觉醒来,枕上隐隐听来脚步声,推醒一名同事,悄悄出屋探视。这样的情况是预先已估计到的,应付的办法也是预先想好了的,开一枪将他们吓了回去,不要出来多事。

这一枪惊醒了住在二楼的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,等他推门出来时,行动小组亦已上楼,如法炮制,斜着往地下开一枪,打中了陈国琦的小腿,吓得他赶紧退了回去。

于是王鲁翘直上三楼,直奔目标。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,助手取出小钢斧,乒乒乓乓三五下,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。王鲁翘朝里一望,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,一条身材高大,跟汪精卫很像。

“汪先生!”王鲁翘喊。

没有回答。

“汪先生!”

仍旧没有回答,王鲁翘心想不错了;将快慢机伸向洞口,扳机连扣,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。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,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,终于双双倒在床前。

任务已经完成了,但行动小组并未撤退;他们要观察反应,

印证结果。最先是听到二楼有人朝窗外大喊：“救命、救命！”

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从楼下来打电话，声音是年轻女子，讲的是法语。他们知道，那是朱执信的女儿朱蕊，只听见她在报警，高朗街 27 号出了命案。证明大功已经告成，方始悄悄撤走。

谁知大功并未告成！误中副车，死了个曾仲鸣；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枪未死。阴错阳差，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。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，是在河内结的婚，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，布置洞房，汪文惺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；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，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，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，从任何迹象来看，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。

当然，最大的关键是，王鲁翘两次叫“汪先生”而无反应。如果他一出声，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，便可不死。令人困惑的是，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，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；还是怀着“国士待我，国士报之”的心情，有意不答，以期替汪而死？

2 迷途未远

高宗武的故事——黄溯初、徐寄庼、徐采丞、杜月笙的接力赛。

两个多月以后，汪精卫终于由上海飞到了东京。他们由河内回上海，是由日本派出一条“北光丸”船秘密护送的。不去欧洲而回到上海，表示汪精卫决定要“组府”了。汪系的人说，汪精卫本无此打算，只为“河内事件”所刺激，改变了初衷。

随同汪精卫一起飞日的，有周佛海、梅思平、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员周隆庠，以及另一要角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。大家都被招待在东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别墅居住，连高宗武手下的科长董道宁都不例外，唯独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家。表面的理由是，高宗武有肺病。但是，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属，也没有可以免于不受肺病传染的可能。

对于这样一分特殊的待遇，高宗武确很伤心。“和平运动”是他发起的，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，而且据他的同学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透露，他还有生命的危险。

于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个人，此人姓黄，名群，字初溯，后来改为溯初。他是浙江温州人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，民国初年与梁启超、张君劢在一起，属于所谓“研究系”，近十几年来不甚得意，隐居在长崎的晓滨村。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乡后辈，而且自留学至从政，一直受他的提携；如今身处危疑，唯一可以为他祛疑解惑、指点迷津的，便只有此人了。